



天边的寨子，天边的人

□黄恩鹏

收到潘年英寄来的画册《远在天边的寨子》时，我正在“安身立命”的京城饱受雾霾对我的身体和精神的不停攻击折磨之中。凌晨3点，我被呛人的烟味搅扰，四处检查窗子到底关没关严实。雾霾无孔不入，让我无法安卧。索性不睡，来到书房，翻看画册。读画册，对比我现在的处境，心生悲伤。也因为悲伤，生出了感慨：现在，能在山地田野村寨里奔走、呼吸草木花香的人是幸福的；能被乡村民族文化照映心灵与肉体的人是幸福的；能默默执著于民族文化研究30年、足迹遍布黔东南山水的潘年英是幸福的。100个黔东南民族村寨影像，在与时光并行的速率里，已展示出人生之浩瀚大观！我为潘年英付出的艰辛劳动感动。在这厚实的画册里，山水是清秀的，草木是葱茏的，人生是美丽的。那远在天边的寨子，更似天堂梦境，把生命的翅膀托起，飞得又高又远，辽阔、绵邈、苍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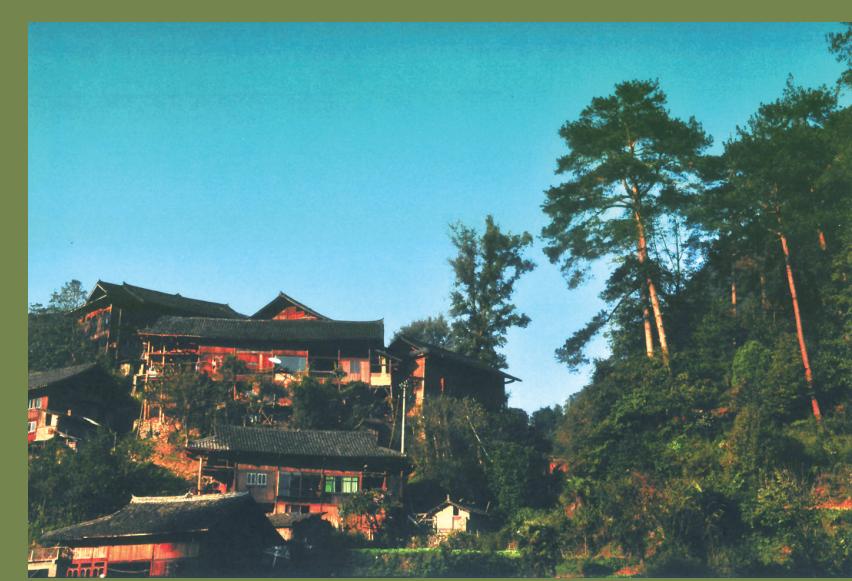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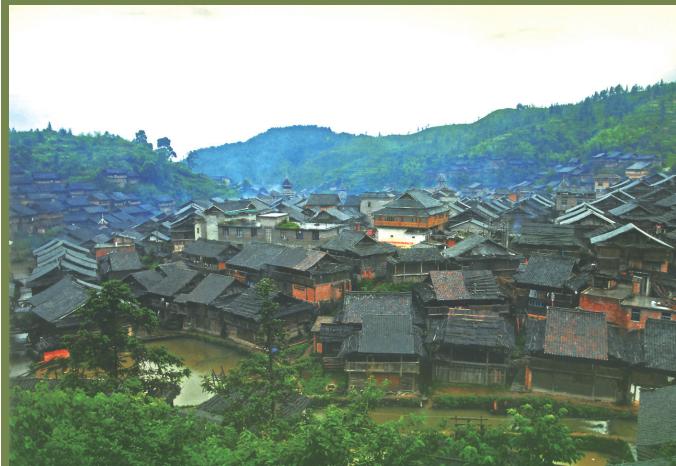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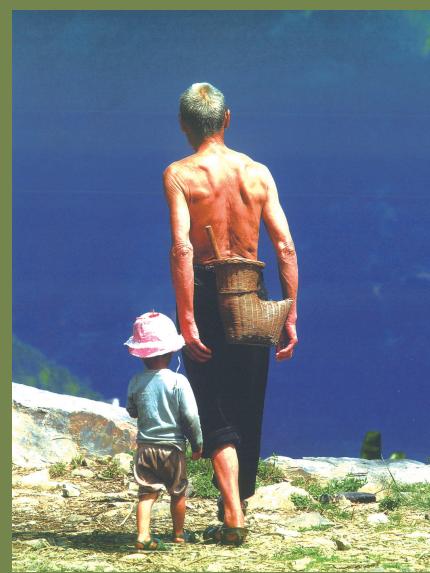
初识潘年英的作品是在2003年，我在黔东南的高增寨子游走。那天，我在当地友人的车子里，发现一本《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里面详细记录了黔东南的摆贝、岜沙、流架、占里、小黄、银潭、光辉、巨洞等几个有着原始图像的寨子，美轮美奂，图文互映互证。这位行者文笔如行云流水，非一般的游记。我爱不释卷，当即求友人将书送我阅读。我回京后上网查找这位行者的名字，吓了我一跳：这位行者潘年英，竟然是人类学家、作家，著作达30余部之多！我先前曾读一部小说《伤心篱笆》，作者也竟然就是他！2011年，我参加云南普洱茶节，在诸多摄影家名单里，蓦然出现了他的名字，在当晚的迎接晚宴上，我又与他同在一桌，真是有缘。我向内心敬仰的这位行者、作家敬了一杯酒，告诉他我读过他的作品，至此算是认识了。看得出，潘年英是一位低调、沉稳、大气、默言少语的人，但他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已是成果辉煌。后来他寄给我随笔集《画梦录》，天光云影的思想，清澈如水的

精神品质，粼粼闪烁。《画梦录》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书，无论是对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灵慧敏锐的观察视角。

古语云：“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求境于书。”因为先前读了他的文字，这部《远在天边的寨子》，便在内心呈显立体。每帧都是情感对话，每个色调都是亲历的记忆。我被图片里飘出的山川草泽气息撼动，“重返”原汁原味的寨子。一种鲜活让梦境灵动起来、飞扬起来。我先后三次去黔东南，但都是冬天。《寨子》里大部分是在春夏秋拍摄的图片，让我感受到了新奇和生机。尤其是那些嵌在葱郁树影里的黑树皮瓦檐土屋，格外好看。还有那晃动在山地田野间的倩影，也曼妙无比。这不仅仅是观赏，更是摄影艺术独特的画面语言的品读。读图而知自然之大美，而知山谷赋予的人生境界、理想世界的峻岭。我跟着清风里的一影草木进入阳光洒金的寨子，进入禾晾处处的梯田与河岸；我跟着一身闪着银饰光亮的绝美女子，进入鼓楼吊脚楼风雨桥的温馨浪漫；我跟着黔东南侗族大歌的三部四部轮唱重唱，融进那天籁般的声韵；我跟着满脸皱纹的老人，步履蹒跚进入悠远的传说和乡情浓浓的氛围中；我跟着老牛铃铛踏着老牛倌脚印，走上青石台阶，进入米酒醉心的热情人家。我也由此变得有如遍野油菜花般的光彩灼灼了，我在他灵境绝然的美丽乡村里徜徉不愿出来了。

羡慕潘年英！当文人们还在为“山头”争斗得你死我活时，他却独自一人扛着脚架相机奔行黔东南崎岖苍然的大山里；当大都市学府的教授们关在屋子里写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论著时，他却带着纸笔记录下乡村中国少为人知的原始图像；当学者专家还在电视里喋喋不休时，他却怀揣大地梦想，与花草树木为伴，与鸟鸣虫啼为知音，读村寨风情，写山水文章。这就是一位虔诚于民族文化研究的真学者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

寨子，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在某些层面上讲，象征和体现着民族认同，同时也反映和体现着民族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新时期，在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是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尊重及合理地建设和保护少数民族村寨，也是建设和谐新农村的体现。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少数民族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但却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村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但是经济的落后却导致民族文化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和保护。国家民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从政策和宏观层面，对于我国在新时期如何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村寨做了宏观规划，并出台了相关政策。为落实《纲要》，全国各地纷纷就如何建设和保护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展开调查并付诸实施。就目前的保护和发展而言，更多注重有形建设。如少数民族特色建筑、服饰以及文献保护，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样板特色村寨。这些村寨的出现，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促进了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借助特色旅游村寨的建设，保护和发展了少数民族文化，将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和发展从理论的探讨转化到实践层面。此外，通过旅游和媒体的宣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这对如何保护和建设少数民族村寨以及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2009年，国家民委与财政部开始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

■ 声 音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应更注重无形文化保护

□马海国

寨保护与发展项目，3年多来，中央财政投入资金2.7亿元，同时吸引多方面资金，在全国28个省区市370个村寨开展试点，取得明显成效。这为下一步建设少数民族村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这些村寨建设尚更多地停留在有形层面，而且在一些民族地区呈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另外，各地因过于注重“样板建设”而忽视了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如何领会和实践国家民委关于保护和建设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建设意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文化的有形建设和无形建设要同时重视，方能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良性运行。

《纲要》指出：“着力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积极做好本地区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并归类建档、妥善保存。重点抓好民族文化的静态保护、

活态传承。通过文化室静态展示传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民族服饰、乐器、手工艺品，保存民族记忆。鼓励、引导村民将民族语言、歌舞、生产技术和工艺、节日庆典、婚丧习俗融入日常生活，活态展示民风、民俗，传承民族记忆。”这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因为活态地展示民风民俗、传承民族记忆是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些年，民族地区特别是较为偏远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群众收入的增加，一些优秀的民风、民俗遭到破坏，乡间聚众赌博、偷盗抢劫、群体性斗殴等事件频发。因此，应通过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来建立良好的民风民俗。

应大力发掘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优良品质，以促使建立良好的民风、民俗。费孝通曾说：“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

一个大字，报纸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师的题名录。”费孝通对律师和律师的嘲讽暗示乡村和城市之间解决纠纷的方式存在差异，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乃是文化因素“礼制”所致。费孝通还提出通过文化来维持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对于今日少数民族村寨建设良好的民风民俗具有借鉴意义。

应发掘和引导民族传统文化，来规劝和节制因政策缺失导致的一些不良习俗对于建设和谐农村的影响，软文明的建设无形起到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民族地区的群体更容易接受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因此有必要利用少数民族的文化来移风易俗。这样既能建设和谐的少数民族村寨，又能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民歌、民俗、宗教等静态的文化如果加以合理的引导和发掘，对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和谐建设将起到巨大的良性作用。对当下民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群众由于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氛围下的村寨，更容易接受本民族文化的规劝和节制的影响。同时，应发挥宗教界以及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对于本民族软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大力发展和弘扬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够做到费孝通所言的“礼制”，即文化对于村民行为的影响。同时这种文化的影响也节约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并促进了《纲要》所提出的“鼓励、引导村民将民族语言、歌舞、生产技术和工艺、节日庆典、婚丧习俗融入日常生活，活态展示民风、民俗，传承民族记忆”。相对于有形的文化建设，无形的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总之，发挥文化在民间的作用，展现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定格原生态村寨

□潘年英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100个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影像，是从我的成千上万幅村寨图片中遴选出的。而即便是那成千上万张的图片，也依然不是我见过的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全部，甚至连半数都说不上。

我从30年前开始在黔东南乡村大地行走，也从那时开始用相机拍摄黔东南民族村寨，记录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影像。那时我的拍摄水平太业余，而且我当初之所以拍摄，出发点不是喜欢，而是出于科研的需要，因此这些照片有些“科研价值”，艺术价值就真的谈不上了。

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因偶然接触到了广东的一位业余摄影家，才在他的热心指点下，开始真正爱上了摄影。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自学摄影并大量拍摄和记录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图文书，如《摆贝》《文化与图像》《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等。

而后，我在整理影集时发现，我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走过并拍摄下了隐藏于黔东南山地莽莽峦峰和丛林之中的成百上千个民族村寨，这些村寨如此的美丽和神秘，又是如此的个性十足而耐人寻味。加上我在《当代贵州》中写有专栏，是一些“田野随笔”，每一篇文章都配得有相应的图片，反响良好。于是就想着把这些文章和图片集结出版。

经过多方讨论和协商，最后决定将这些材料分为两本出版：一本就叫《远在天边的寨子》，专门以图片的形式介绍黔东南的民族村寨，另一本叫《行走黔东南》（暂名），以我在《当代贵州》发表的24篇专栏文字为基础，适当补充新的篇章，详细介绍和解读黔东南苗族侗寨背后的文化密码。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本大型图册。

对于摄影，比起那些专业的摄影家来，我在时间、技术、器材等方面的投资都少得可怜。所以今天我能出版这样一本图册，我得感谢各路朋友的支持和命运的造化。当然话说回来，这画册也自有独到之处。有人说，我拍摄的照片有人类学的视角和内涵，自然、朴实，比较耐读耐看，对此我不置可否。我觉得任何艺术到最后，其实比拼的都已经不再是技术，而是思想。所以我对我所拍摄的东西从来不妄自尊大，但也并不妄自菲薄。

记得在写出版资助申请时，我提到了这本书出版的三点意义：一是展示黔东南原生态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二是为抢救和保存属于全人类所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图像依据；三是填补有关“寨子”文化研究的空白。《远在天边的寨子》通过对黔东南境内100个极具文化个性特点的“寨子”进行介绍，目的是要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黔东南文化的特点，同时也给黔东南和世界建立一份极其珍贵的原生态文化档案……

如今重新翻阅这些图片，我内心百感交集，一来我庆幸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中居然走过了那么多地方，见识到了那么多极富魅力的原生态民族村寨，从而使我的卑微的生命也充满了精彩的乐章；二来我也感慨时光的无情，使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过了半百年龄，我不知道还能走多久？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美丽的寨子在等待着我的亲历和发现。

曾有多人问过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去拍摄这些寨子？黔东南的民族村寨到底有何魅力如此吸引你的目光？黔东南各民族在时间的长河中，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平原文明的山地文明。寨子存在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其存在的依据也要复杂得多。俗言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在黔东南山区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很多村寨仅仅相隔几里路，文化风俗就完全不同。有些甚至只隔了一条小水沟或一道山梁，就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无论是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极大的魅力。

即便我们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观察，黔东南很多寨子的自然风光也是极富魅力的。比如雷山的高岩苗寨和排里苗寨，整个村寨建筑在一处悬崖绝壁之上，三面是断崖，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沟通，那种险峻与美丽，就像世界上很多的名山胜景一样，看一眼就会惊心动魄，终生难忘。而当你有机会走进这样的寨子，你心里自然就会产生无限的遐想。

每当来到这样的村寨，我都会陷入沉思。我已经无法想象和复原这些寨子在更久远的年代里的原始模样，但我知道，如今它的模样却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历史参照和夕阳晚景，毕竟我们现在的现代化浪潮正如飓风一般席卷全球，摧枯拉朽，不可阻挡，没有任何角落可以幸免。

因此，时间终究会流逝，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注定会成为历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我们应该做的，或许就只有力所能及地把识别到的东西拍摄下来，以便为我们将来的日子做一个见证，证实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美丽的风景，以及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文明。